

島上薔薇

周洁茹·著



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岛上蔷薇

周洁茹·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岛上蔷薇 / 周洁茹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(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8474-2

I. ①岛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4706 号

书 名 岛上蔷薇

著 者 周洁茹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4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74-2
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我们 \ 1

他 \ 27

玛丽 \ 28

维维安 \ 40

梅娣 \ 48

秀芬 \ 57

婷婷 \ 68

小可 \ 77

小树 \ 94

小苹果 \ 104

丝丝 \ 124

露比 \ 129

她 \ 141

蝴蝶 \ 169

创作谈 \ 175

我们

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我、小可、丝丝和蝴蝶，我们四个，你一定无法想象那种感情，对于我来说，她们像我的亲人一样。

我们有故事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十七年了，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，初中一年级，我们开始逃学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。每个下午我们都去旱冰场和跳舞厅，我们从不花钱，因为小可长得美，有很多男生为小可付钱。任何男生想要取悦小可，就得为我们付账单。还有一些危险的老男人，他们想把小可带回家，可是没有一次成功过。

我们是一个圆圈，最亲密的圆圈，友好、团结的圆圈，我们不想出去，也没有人能进得来，谁也伤害不了我们，谁也感动不了

我们。

我们一生中最有趣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那作为问题少女的时代。

我们穿世界上最奇怪的衣服，我们的头发很长，长到可以遮住脸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我们从头发的后面看人，我们看过很多很多人，就变得很会看人。我们从不看错人。

我们开始抽烟，可是我们一抽烟就咳嗽，后来我们不得不放弃香烟，当别人都说大麻很香的时候，我们却觉得它很臭，我们也不喜欢酒的味道，所以尽管我们经常在外面玩儿，可是我们很健康。

我们有最大的书包，里面放校服和眼镜，我们总在回家前换衣服，我们的课本和作业从没有带回家过，我们总是起床很早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早晨抄作业，小可、丝丝和蝴蝶抄起作业来都比我小心，我每次都会被人发现，然后写检查，可是我只哭了一次，因为那个告密的男生是我喜欢的。

我们总在考试的前一天才开始学习，可是我们的分数很高，因为我们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。通常是这样，我做语文卷，蝴蝶做数学卷，丝丝做英语卷，然后互相交换，小可什么都不做，因为她除了弹钢琴什么都不会。

我们很高明，所以从来都没有被抓起来过。只有一次，我们完成得太晚了，小可连抄答案的时间都没有，我们坐得太散，动作又太大，我们就被监考的美术老师发现了，可是他也没拿我们怎么样，他甚至把考试的时间延长了三分钟。

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小可，他喜欢小可，那个时候他只有二

十二岁，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。他长得很高，笑起来像太阳一样，他的课很少，一星期一次，因为我们的校长认为美术最不重要，可是我们喜欢他的课，小可就可以偷偷往他的后背上贴贴纸了，他会顶着那些贴纸在课堂里走来走去，直到所有的同学都笑翻，可是他从来都不生气。

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和小可有一腿，其实没有，他们不过约了几次会，他为她画过一幅画，再没有别的了。

我就不一样了，自从我小学四年级被一个代课老师摸过手背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老师。

其实他应该爱蝴蝶，蝴蝶对美术最有兴趣，可是她不喜欢画，她喜欢做。蝴蝶参观所有的艺术展览，蝴蝶的朋友们中有人把自己的血从左手臂抽出来，然后再输回自己的右手臂，那件艺术的名字叫做《循环》；有人在紫金山放飞了一只鸽子，那件艺术品的名字叫做《飞了》。我们都建议蝴蝶做一个关于摸的艺术，可是蝴蝶说她没有时间，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都忙于高考，当然我们谁也不可能考上南京大学，可是至少也得考一下吧，不然就太伤父母的心了。后来这个艺术品被一个香港的情色片女明星做去了，我们都感到很可惜。

蝴蝶的作品叫做《菜》。起因是我在初中毕业的联欢会上导演了一个小话剧《零》，只有蝴蝶帮我的忙，在我的戏里扮演女主角，这个戏引起了轰动，我和蝴蝶一跃成为了我们学校的女明星，至今都有人记得我们。小可和丝丝后来也坦诚地说，她们感到非常后悔，蝴蝶的那个角色其实应该属于小可，所以我也帮了蝴蝶的忙。我们俩在一个早晨买下了一个菜农全部的菜，再把菜运到

另一个农贸市场叫卖，整整一天，蝴蝶没有卖出一棵菜，可是作品完成了，我在距离蝴蝶和菜三米远的地方拍下了蝴蝶的这一天，我拍得很省，只用掉十卷胶卷。

我说，蝴蝶我不明白，人家《飞了》都不拍下来，人家就在展览上解说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艺术拍下来呢？蝴蝶说，他虚荣。我觉得蝴蝶的话很有问题，可是我懒得反驳她了，我从那堆菜里挑了几根黄花菜，回家了。

再到后来，我和我后来的朋友 Q 去美国的一个小展览，我看到一张大照片，一个美国女人，穿着古代的衣服，雪白的脸，唇红像一滴血，一把中国团扇，好像后宫的弃妇。我在那张照片前面站了很久。旁边的 Q 说，这个女人在美国很有名，她总是这样，她就是喜欢拍自己，各种各样的自己。我就突然想起蝴蝶来了。

初中三年级是我们变化最大的一年，我们已经不大明目张胆地逃课了。

我们开始去酒吧，所有影响了我们人生的男人都是在酒吧里认识的。小可仍然最好看，男人们请她喝酒的同时也请我们，酒精装饰着我们的青春，尽管我们是那么地厌恶它。

小可每天都生活在被爱中，变得越来越坏。

丝丝的成绩最好，每次英语演讲比赛，她都是第一名。丝丝直到离开中学都没有男朋友，因为她总惦着她的青梅竹马。丝丝的回忆总是这么开始的：他六岁，她五岁，他们在他的儿童房里玩过家家，书架上放着坦克模型，地板上铺满了连环画，房梁上挂着一个竹篮的小房间。后来，六岁就搬过一张小板凳，爬上去，够着那个小竹篮，从里面摸出一个小橘子来，香香甜甜的小橘子，和

五岁一起分享。那个小橘子，就这么香甜了那一刻，那一年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一辈子。

蝴蝶忙于在盘子上画京剧脸谱，她的产品放在一些店里卖，很久了都没有卖出去一件，她也不会悲伤，她说如果她舍得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卖就会供不应求，可是她不舍得卖自己的作品。蝴蝶把产品和作品分得很清楚，蝴蝶做一件产品只需要几分钟，可是做一件作品需要一年，在这一年里任何男女在她眼里都没有性别。

喜欢我的男生最少，可是他们的方式最特别，所有喜欢我的男生都是小流氓，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，可是我也喜欢他们的方式。他们不像小可的崇拜者那样，把情书写在成绩单的背面或者五颜六色的卡片上，小流氓看多了录像就很现实，他们出手就是花和戒指，尽管我相信他们每个傍晚都在别的学校门口敲小同学的头，要他们把零用钱掏出来。于是我变得从不为一捧花和一个戒指感动。再到后来，他们会在手腕上烫烟洞，并且写血书，我也从不相信那是真正的血写的情书。

我、小可、丝丝和蝴蝶四个，我们每天都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计算谁得到的爱更多一些，我们从计算爱里得到更多的乐趣。

可是我还是觉得，我没有爱。我的成绩很差，我的父母对我很绝望，我觉得他们不爱我，我就想从楼上跳下去，我以为只要我跳下去我就会得到爱，我会满足于一滴眼泪，我会被重视一下，我会得到暂时的纪念。我一直都这么想。可是直到我离开学校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在幼儿园里，我和一个弱智的小朋友最要好，后来他死了，我

就再没有要好的小朋友了。幼儿园老师每天都给我同样的玩具，在我睡不着午觉并且干扰其他小朋友睡午觉的时候，她们就把我关进一个小黑屋子，关着关着她们就把我给忘了，直到我爸妈来接我。

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很忙，他们总在天黑后才来接我，他们经常会看到阿姨不高兴，有时候我得一个人站在幼儿园门口等着，因为幼儿园下班了。我走丢过一次，后来找回来了，因为我妈在我的胸口别了块小手绢，我爸在那块小手绢上写了我的名字和地址。我长大了还经常梦见那个幼儿园，昏黄的灯光，一个小孩，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一点一点地碎。

我爸妈觉得很对不起我，他们就在幼儿园对面的百货商店给我买了一只绒布做的小狮子，我和绒布狮子玩了二十年，把它带到了美国，它是我唯一带来带去的童年玩具。还有一只兔子，我妈买给我的兔子，穿着牛仔裤戴着草帽的兔子，它的鼻子一天到晚都是湿的，全是我的眼泪，我在英语电视和一天到晚说英语的美国人中间崩溃，我每天都想跳楼，我每天都去阳台看阳台下面的树，我住在十七楼，如果我跳下去，就不会再找回来了。

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四年级，我年年都是“三好学生”。有一天我病了，我发烧，头昏眼花。可是我很想讨好我的班主任，我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。我的班主任在学校门口拦住了我，她要我去医院，她说，你今天不用来上学了。我坚强地说，我可以，我完全可以坚持到底。我以为她会高兴，我以为她高兴了。可是她说，今天有上面来的领导旁听我的课，你要是吐了我怎么办？然后她看了我一眼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眼，冰凉冰凉的，把我的心都刺出

血来了。后来我就再也不是“三好生”了，我上什么课都走神，我越来越讨厌上课。

初中二年级，我不理解学校把我们班当试验班，开了公共关系课又开了机械制图课，我带领全班同学罢课，并且去校长室找校长，除了丝丝、小可和蝴蝶，所有的同学都在校长出现的那一瞬间逃掉了。我就再也不信任第四个人了，我越来越讨厌人。

我离家出走过一次。下着大雪的傍晚，我没有地方去，就住到蝴蝶那儿去了，蝴蝶和她的外婆一起住，她和她爸爸妈妈分别住在三个不同的国家，蝴蝶为冻得发紫的我煮了一锅豆腐汤，我为那锅热汤写了一首诗，那首诗发表了，我开始写作。

我每天都在数学课上写作，我的数学老师每天都向我扔粉笔头，可是她每天都扔不准，那些粉笔头通通打到窗玻璃上，然后反弹到别的同学脸上。后来我的同桌写小纸条给我，说你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只配做纺织女工。我就放下我的笔，和我的同桌打架，我们都太恶毒了，她撕完我的笔记本以后，我就把她踹倒在地上，并且踹了好几脚。我一定很伤害她，因为第二天她就请了她高中部的哥哥们来收拾我，每天一个，每一个都不重样。

我从不上英语课，因为英语课代表就是我的同桌，那个时候丝丝已经转到隔壁中学去了，不然轮不到我的同桌做英语课代表。她每天都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左下角的英语差生栏里，我每天上课就得看着自己的名字，越来越耻辱。只有化学老师会在上课前擦干净黑板，可是上完化学课她又写上了，她从不会忘记那个角。她还负责批改英语小测验的试卷，那种小考试卷老师不看，家长看，我总是零分，抄我考卷的都九十分了我还是零分。我

就变得很恨英语，直到现在，我一听到英语就想吐。我发现我总是犯这种低级错误，数学老师扔我粉笔头我就恨数学，英语课代表欺负我我就恨英语，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学会恨人。就像我的网页，我的网页以前有留言区，可是一个月前有一个女人每天都来我的网页骂我，她每天都来，从来不迟到，她的词汇很丰富，永远都不重复，我就把我网页的留言区删除掉了，其实我更应该封她的ID，可我居然没有。我只愿意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，因为我从没有见过魔鬼，也许她是第一个，也许ID后面的她是我的英语课代表，她的恨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我中考的数学和英语加起来只有三十分。

高中一年级，我每天下午都逃课，两点到三点，我在交通广播电台音乐频道做流行音乐排行榜的DJ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唱片公司只懂寄小样和招待券打榜，我一离开电台他们就懂寄深海鱼油和现金支票了。下了节目我就去一间小电脑公司，我用他们的苹果机编最简单的程序，我把字母做成飞机，一个一个往下掉。

我爸妈一直以为是学校的老师太差，于是他们不断地安排我转学，很多早晨我根本就回忆不起来我今天要去哪间学校上学，我每天都有新校长，新同学和新的班主任。我看到的脸越来越多，再到后来，所有的脸在我眼里都一样。

我和蝴蝶、小可、丝丝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，她们的爸爸妈妈也在为她们状况伤透脑筋，她们也和我一样，换班、转学，后来我们四个都在不同的学校了，我们还是那么要好。

我们总约在肯德基，因为麦当劳不在我们这儿开分店，没有人知道那是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城市不够大。我们坐过那

间肯德基的每一张桌子,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它的一砖一石,一草一木。我们最喜欢肯德基的袋泡茶,我们会在那里坐一个下午,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,我们互相倾吐各种各样的烦恼,再琐碎的烦恼说出来就不是烦恼了。

我没有参加高考,因为考了也没用,可是我爸妈把我安排进了一个工学院学计算机,他们以为我喜欢计算机。后来我在工学院也逃课,他们就把我送进了一个外国语学院学英语,于是我天天都吐,脑子里空空荡荡。

大学二年级,蝴蝶被她的父亲接到日本去了,可是半年以后,她自己回来了。

丝丝去了一家寻呼台做经理,她对待那些小姐像深圳的妈咪那么凶残,她每天都裁人,她手里的小姐到后来每一个都变得很变态,后来她就去海南了。

小可每天都带一个男朋友上街,她买一切她不需要的东西,然后再换一个男朋友。

学校生活就这么结束了,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除了,我喜欢的一个老师,爱上了另一个我喜欢的老师,那个时候他们俩都已经四十岁了,各自有家,有小孩,可是他们相爱了。其中的一个就跳楼自杀了。

还有,我的同班同学姚小江勇救落水老人牺牲了,全市掀起了一股“学习赖宁式好少年姚小江”的热潮。

还有还有,我的同班同学杨大风高考的时候疯了。

别的,再也没有别的了。

我、小可、丝丝和蝴蝶,我们最要好,我们有固定的聚会,在固

定的酒吧，固定的餐馆，固定的肯德基。我们无聊，很多时候我们在酒吧里扮演两对女同性恋，我们从每一个观众的厌恶里得到乐趣。可是我们从不真正触摸到对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害怕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和气味，我们不过是好玩。我们从没有真正亲密过。我们喜欢去长安楼吃饭，因为长安楼的洗手间里总有真正的女同性恋在做爱，她们的呻吟那么动听，我们喜欢听她们呻吟。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处女，我们二十岁。

听说二十年以前，男人和女人不可以在野外性交，看看月亮谈谈心也不可以，因为会有工人纠察队拿手电筒照他们，一声断喝，吓破他们的胆，把他们押到劳动教养所关起来，再通知他们的领导，让他们的领导在全厂大会上批判他们，处分他们，然后，他们的这一辈子就结束了。我们的时代真的不同了，同性恋可以在洗手间里性交，低级妓女在腋下挟一条床单，四处招徕顾客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有点懂了，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在宣传部的生活体验，我懂了不少。

我没上过学，可是我最后得到了一个学士学位，然后我爸妈把我安排进一个宣传部上班，我在宣传部待了三年以后去文联做专业作家，我做了三个月专业作家，就去美国了。

这就是我全部的个人历史。

在宣传部上班的时候我就想，只要我能够不上班，每天坐在家里，我愿意用十年的青春来交换。后来我当专业作家了，我每天坐在家里，除了一周去一次文联开一天会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又想，如果我能够不写作，每年还都上中国文学报的头版头条，我愿意用二十年的青春来交换。再后来我写作写得很烦恼，我就向领

导请了三个月的病假去美国，他们就在我飞越太平洋的时候开除了我，并且不给我那个月的工资，我才发现我就是每天都上中国文学报的头版头条也没用。于是我写信给宣传部，要他们把我的档案还给我，我把那封信写得情深意重催人泪下，他们不理我，我就想再写一封信回去，可是一封航空信六角，实在很贵，我就算了。也许我这一辈子都看不到我的档案了，其实我不过是想亲眼看看我的档案袋，我很想很想知道，那里面究竟装了一些什么东西。

我发现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实现了一个目标就会出现另一个目标。一个目标，再一个目标，直到死掉。

我后来的朋友 Q 说她看过一部陈冲导演的电影，里面的女知青会为了回城和各种各样的男人睡觉，到后来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去找她，只需要说一句“我可以让你回城”，她就和他睡觉。Q 不大敢确定那是陈冲导的电影，她说陈冲不是女演员吗？她会导电影？Q 七岁搬来美国住，看过陈冲表演的《大班》，我说刘德华还投资陈果拍《香港制造》吧？任何角色都可以互换，以后我对写作厌倦了我就去做售票员。

没有人能够想象我的生活，从二十一岁开始，我每天早晨必须听到《加州旅馆》，不然我就起不了床。我不可以起不了床，因为我是坐火车上班的，错过了这一班就没有下一班，我们机关专属的直通列车，每天一班。整整三年，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，我会贴在墙上睡着，我会说着说着话就睡过去了。我一直都以为，我上班的方式最特别，可是有一天我去北京，我发现有很多人住在天津，可是去北京上班，他们也像我一样，每天坐火车上班，我就

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
可是，没有人可以在江南冬天的凌晨五点离开床，没有人做得到，只要你来过江南，并且留在江南过冬，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到，什么叫做钻进骨头缝里去的冷。

那是我最勤奋的一段日子，我每天写作，直到凌晨一点，我喜欢冬天的深夜，外面下着雪就更好，雪下起来是没有声音的，不像现在的雨，下得那么吵那么酸，下完又没有彩虹，我最恨下雨。雪夜的凌晨一点钟，感情就会活过来，爱，或者不爱，变得分明极了。可是，真冷啊。我总在指尖发现冰屑子，它们凝在键盘的上面，每敲一个字，痛疼就从手指流到心的深处，冬天，我的每一根手指都是红肿的。

因为江南的每一幢房子里都没有暖气，因为它们在江南，一到江北房子里就有暖气了，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，江南只有空调，空调永远都打不出热气来，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，冷空气不会过江，或者冷空气过了江就变成水了。

后来，后来我每天都跟父亲斗争，我要辞职，父亲不许，我非要辞职，父亲就请我滚，永远都不许回家，我怕自己在外边饿死，就忍气吞声地回房间睡觉了。直到我找到了另一个单位来商调我。可是他们答应调我，就是不调我，我每天傍晚都打一个电话去组织部，问他们今天开会讨论我了没有。

我调动整整一年，终于调动了。

蝴蝶在一所离自己家最近的小学里教美术，她很凶，小学生们不听话，她就用钢尺打他们手心，可是蝴蝶的领导喜欢蝴蝶，他们准备提拔蝴蝶做校长。蝴蝶有了一个男朋友，可是她不要他，

也不带出来给我们看，她说因为他太丑，见不得人。

后来，后来蝴蝶变成最穷的了。因为她爸爸不要她了，她妈妈也不要她了，也许是她不要她的爸爸妈妈了，总之，她变得一无所有。她没有钱，又要供外婆和自己吃饭，她的情况就很糟糕。蝴蝶再也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裳，一双新鞋子，除了布和颜料，她什么都不买，蝴蝶的手指每天都是破的，因为她捡了很多旧木头为自己的油画钉画框，她总把钉子敲进自己的手指。我们每次见面，就互相查看对方的手指有没有好一点。

蝴蝶的外婆听不见，所以从不接电话，每天都坐在家里看电视。蝴蝶很爱她的外婆，每天早晨为外婆做好饭以后才去上班，可是她晚上不在家吃饭，她要赶好几场家教，她对家教的小孩子也很凶，那些小孩子都很怕她，可是家长们喜欢她。蝴蝶总说自己不孝，对不起外婆，因为从不陪外婆吃晚饭。我就安慰蝴蝶说，如果你不拼命工作，你外婆就会没有饭吃，那么你就更不孝，所以你现在还是孝的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自己孝而已。

我、小可、丝丝和蝴蝶，我们每周有一次聚餐。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们不再去肯德基，我们开始吃得很好。我们总是要一坛加了姜丝温过的女儿红，陈了十八年的酒是最好的摆设，像成年仪式的一部分。

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很奇怪，我们四个从不好好学习，我们总逃课，总在外面玩，是公认的异类，没有人喜欢我们，可我们一直都是女孩子，我们想问题的方式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女孩子极了。我们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知道，在我们的同时代，我们班最乖的学习委员堕了两次胎，我们班最讨老师喜欢的班长四